

「三及第」的新與舊

琴台聚
黃仲鳴

香港中文大學於五月七日至八日舉行了一個研討會：「漢語書面語的歷史和現狀」，我和張雙慶教授合撰了一篇《三及第文體論述》，在會上宣讀。

所謂「三及第」，是指由文言、白話文、粵語混合而成的一種別具風格的文體。後來，文盲成分減少，甚至「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外語，包括英語、日語等辭匯。前者，論者呼之為「舊三及第」，後者呼為「新三及第」。

一直以來，我對「舊三及第」便情有獨鍾，視為極具韻味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大盛於上個世紀三、四、五、六十年代；且看大將之的高雄，在四十年代末以經紀拉筆名寫的《經紀日記》：

「上床後，始查得老妻今晚去看大戲，看完後去消夜，言時力讚新馬仔如何如何唱做俱佳，使人聽之作悶。我最怕老婆看大戲，尤怕看戲後講戲文，講伶工更難入耳。我乃中止其言曰：『我對大戲最有癮。』老妻一聽又發火曰：『你當然有癮，飲茶索女招待則有癮矣！』老妻發火，無可理喻，惟有蒙頭而睡。」

此段三語混合，極顯佳妙，而且讀來鏗鏘，非「新三及第」可比，且以錢瑛莉《穿Kimonos的女人續集》為例：

「上個月我生日，Jae講下又有些，他說請我去吃些crazy food，原來帶我去油麻地一間九流餐廳吃泰國菜，我見到那些污穢的裝置已經悶了一半，餐牌上的菜寫明是七元一碟，他居然可以只叫兩元一湯，用三十元有找來解決我的生日！那些七元一碟的菜，兩口就吃光，而他竟不再get，激到我火紅火綠。」

這種混血語言，雖然常見於一些假洋鬼子的口中，但一旦寫成書面語，遂被批為「怪難文體」。中文之衰落，良有以也。

「舊三及第」的作品，在當年來說，無論報刊上的，出版成書的，可稱得一浩浩蕩蕩，宛如一支強勢

誰沒有風度

翠袖乾坤
伍淑賢

甚麼是風度？有八十後女同事新婚不久，對老公諸樣滿意，唯一是要常提醒老公，要為女性做足開門、拉椅子、讓路等小禮節。她老公人較內向，有時忘了做，她就很有氣，覺得他很沒風度。

這些確是起碼的東西。就是女人，也一樣應該給老弱和小孩（包括有需要的男人）開門、拉椅子、讓路，這都是基本禮貌。文明社會，男女都應這麼做，甚至夠不上是風度的層次。

甚麼真考人風度呢？那新婚的女同事說，最近她一個分手仍是朋友的前度男友友找她，要請她和丈夫吃頓飯。她老公沒所謂，出來吃了晚飯，話卻不多。最後，那舊男友作為情場這一仗的輸家，恭維他說：「娶到她，你真是世上最幸運的男人！」然後呢？她說老公不懂得回應，甚麼也沒說。這就是沒有風度。

還有一些更沒風度的事，而且影響深遠。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腎病，要在家中洗肚，儘管他表示繼續工作沒問題，可上班至約滿，內情怎樣我們雖不知道，但局外人看來一位六十有七的同僚，天天拖着病軀上班，無論如何這安排都不太妥當。

從這個角度看，風度其實是個人或機構核心價值的表現，有諸內形諸外，沒甚神秘。人與人的交往，又以二人交惡而最能試出彼此的風度。有人選擇攤牌，抓爛臉，把話說破，以後不相往還。有人從不出惡言，以後不見就是，碰頭便繞路走。這些都好應付。另外有些人卻不動聲色，心裡早跟你絕交了，見面卻仍有說有笑的，最慘是你以為她／他仍是朋友，直至有一天突然醒覺，已給人丟掉。最後一種最有風度，也最凶險。

親子也分工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單身一族，如今最怕在星期六與日攞局，除非是園府統請、老少咸宜的活動，否則，一般已有家室者，不論交情多深，俱想不應約，因為，要向家庭負責。

親子活動，蔚然成風。社會各方面鼓吹有成，加上新一代小家庭，特別重視對兒女教育，無論工作及應酬多麼忙碌，總會空出星期來陪伴家人與子女，未婚單身一族或是有子女的夫婦，只好自己埋堆了。

朋友們假期為兒女忙，有樂也有苦。所謂苦，當然不是痛苦的苦，而是活動選擇太多，有時，順得兒子，又順不得女兒；照顧了年長的，年幼那個又不稱意，真是難為了父母。有些朋友的子女比較體諒，願意妥協安排，這個星期陪哥哥游泳吃漢堡包，下個星期就輪到妹妹作主，打羽毛球吃雞燴麵，再下個星期，才看電影逛博物館。

也有些朋友的兒女，個性特強，不肯犧牲小我興趣遷就他人，父母不願勉強，只好逢假期日孔雀東南飛，父親帶一個去游泳，母親帶一個去逛公園。

朋友們解釋，這並非縱容。換個角度看，一星期難得有一天與兒女相聚，豈能不如兒女願望？

我開玩笑說，家庭計劃指導會可節省宣傳功夫，青年一代，將會自動自覺「兩個夠晒數」。

如今，每逢假期父母還可分身照顧興趣不同的兒女，參加不同的活動。萬一生了第三個，三個兒女各有不同喜好，父母之外，還有誰來照顧？難道要麻煩非備來親子？

的大軍，受歡迎程度，氣死「語言正統」之士。據稱，單是周白癩的《牛精良》系列，連大作家茅盾也咋舌：「香港市民作家的書信，如《牛精良》便不止銷一萬份。」又如觀叔的《倫文敘》，他自言出書共十八冊，每冊售書二十萬本以上，這或誇大其詞，但七除八扣，銷數料極可觀；由此可見，大為當年港人接受也。至於抗戰後的《新生晚報》，一九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的《明報》，無論新聞或副刊都夾雜大量的「三及第」。

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學者Mark Victor H.發言，問及「三及第」的語言成分，即是三語之中如何配搭，比例如何，那才能稱之為「三及第」。可惜時間匆匆，我和張雙慶教授都未嘗詳答，此一問題極見學識。我在《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中，曾予界定，認為「只須三語並存，只須混雜而用，都歸入「三及第」範疇內。

或曰：這算不算「粵語書寫」呀？

「粵語書寫」給人寫的感覺是純粵語，有問題；正確的說法應是：這是粵語文學中的一種。

經紀拉 第三九一〇

「經紀拉」是香港一個著名的專欄，由黃仲鳴所創。該專欄以幽默、諷刺、諷喻為特色，內容多涉及社會、政治、文化等。黃仲鳴在該專欄中，以「經紀拉」為名，對社會現象進行評論。該專欄在當時非常受歡迎，成為香港文壇的一顆新星。

■《新生晚報》四十年代連載的《經紀日記》，備受港人追捧。 作者提供圖片

博物館

在桂林，當我們跟出租車司機說去博物館時，他連聲地反問了好幾遍：「博物館？！博物館？！」大驚失色的口氣，就像機師聽見劫機犯報出其恐怖目的地。

聽到我們一再地確認，司機瞪視我們的目光裡，便帶有幾分鄙夷了：「這年頭還去博物館？瘋了？」我從他那目光裡讀出的就是這層意思。

接下來，他明確表示：「到我們桂林來的人都是去看象鼻山七星巖兩江四湖，博物館有甚麼好看的？」

「博物館有甚麼好看的？」在安徽桐城，那位出租車司機的話，竟與數千里之外他那位桂林同行不謀而合。

如果說在旅遊城市桂林，我對出租車司機的博物館反應還可以理解，那麼在文化古城桐城，我對那出租車司機的博物館反應就有幾分憤然了：「到桐城來不看博物館看甚麼？」我反問道。

「看……你要去看你去嘛，我只是說，那地方……那地方沒人去的呀！」這位其實挺熱心挺誠實的中年漢子道：「那地方又老又破，還要收十塊錢門票咧。」

在旅遊熱的中國，博物館大概是最冷清的地方了。雖然即使像河源這樣的小城市都有個相當規模的博物館，但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門可羅雀。就連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偌大的展廳也空空蕩蕩。

我去桂林是在最旺的旅遊季節，所有的景點都遊人如梭，每天從桂林開往陽朔的大遊船，浩浩蕩蕩一眼看不到頭。旁邊還漂着無數載滿遊客的木筏和遊艇，可在桂林博物館裡，我們裡裡外外走了個遍，也沒碰到一個遊客。大門口連個守門人也看不到。推開半掩的門走進去，四下靜靜悄悄的，我們東張西望地轉了好一會兒，才碰到了一個人，其灰

溜溜的形象，與那些灰溜溜的屋子倒是相得益彰。我忙迎上去問他博物館開不開放，他手一揮在空中劃了個大圓圈道：「這門不是都開着嗎？進去看嘛！」

不收門票隨便看。桐城博物館一如那位司機所言，是要收門票的。我們到達時，只見大門口兩三名家庭主婦般的人物坐在那裡邊作着手活邊聊天，正疑惑這是個住家宅院還是博物館，其中一名女子便過來招呼我們買票了，另一位見我們買了票要進去，便問：「要不要導遊？」聽說不要，便懶得理我們了。

這個博物館雖然破舊，裡裡外外卻也有好幾進，裡面陳列的展品也有價值連城的文物，安全措施卻是馬馬虎虎。我們看了一兩個小時，只在其中一個小院碰見一位老者，問他：「您是管理員嗎？」他微微領首，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地走開了。神情與那「天下無賊」中的王寶強倒有幾分相似。

兩年來我所到過的博物館中，安全意識最強的大概是我不久前去過的廣西合浦縣博物館了。這是個新建的博物館，所有的展品都放在上了大鎖的玻璃鋼展櫃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無所不在的清潔工。在我參觀的過程中，這些阿嬤一直三三兩兩分佈在那兩個不大的展室中，這裡掃兩下，那裡拖一把，一名大媽乾脆在那光可鑒人的地上席地而坐，與拄着個拖把站在她對面的另一大媽侃侃而談，視走到櫃子跟前想細看展品的我如無物。我只好對她們說：「借光，讓我看這個櫃裡的展品。」

兩個人這才側了側身子，老大不情願似的，令我感到自己很討人嫌。

我猜這些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見到的參觀者實在太少，以至於一旦有參觀者出現，反而覺得他們不正常。在天津梁啟超超舊居博物館，那名把門的漢子本來氣定神閒在門房裡看電視，抬頭見到我們要往裡



走，沒好氣地道：「喂，幹甚麼？」

「不幹甚麼，來參觀的。」

「參觀下午來，現在午休。」

「那……」我指着裡面的小涼亭道：「我們先坐那邊等開門好嗎？」

「不好。」大漢回答得倒是斬釘截鐵。

「大熱天的，我們老遠地跑來了，您看我們這模樣，也不像壞人吧，那邊石凳空着也是空着，坐一下有甚麼打緊嘛。」我們試圖說服他。

大漢的眼睛又回到電視屏幕上了，大概正在追看一部電視連續劇吧，對我們的請求一於懶理。

我生氣了：「你這人怎麼這樣呀！這地方這麼冷清，有人在那坐坐還可以給你們增加一點人氣嘛！」

那漢子也生氣了，他上前把那本來半開着的門大力一關，道：「我就這樣，到點開門，這是制度。」

正待上去跟他理論，旁邊一隻手拉住了我，一看，是位上了年紀的女子。

「算了算了，」她勸道：「就等一等吧，我都來兩次了，都沒進得去。」

「為甚麼？」

「上次是來晚了，他們五點半關門，這次又來早了。」

「怪不得博物館沒人來哩，人家旅遊點哪有甚麼上下班，往裡拉人還來不及哩！」

這女子哈哈一笑：「當然啦，博物館是純文學，旅遊點是流行小說，純文學高高在上，流行小說平易近人，所以純文學無人問津，流行小說洛陽紙貴。」

呵，老太太還挺能侃的。

「銀河」璀璨

思旋
思旋

辛卯兔年立夏才剛過，距離七月七日一年一度牛郎織女銀河鵲橋會還有好一段日子。不過，坐落澳門路氹城望德聖母灣大馬路「澳門銀河」綜合度假城卻已於五月十五日開幕。現代紳士淑女往澳門吃喝玩樂娛樂博彩又多了一個好去處。周前，蒙銀河娛樂集團呂志和博士折東相邀，出席由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主禮的銀河新座標開幕儀式。遺憾的是思旋剛好在美國三藩市毗鄰的樂居鎮（Lodi）主持該鎮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暨孫中山博士銅像及孔子先師銅像揭幕典禮。人在遠方，未克出席呂老師的盛典。

不過，五月來不了，六月五日則已返到香港，且在當晚一定往澳門銀河渡假村，參觀見識一下有「傲視世界、情繫亞洲」之稱的五星級大酒店和綜合娛樂世界。事關當晚應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博士伉儷東邀，參加戴常委伉儷二公子之新婚盛典。戴公子有為俊郎青年是也，對愛情極之專一。新娘秀外慧中，正所謂鸞鳳訂三生，新郎是幼稚園同窗哩。戴常委與親家黃金富博士，門當戶對，皆是城中名流。是晚也，戴黃兩家親友將假澳門銀河見證郎才女貌、珠聯璧合的一對璧人締結良緣。

回歸後的澳門，特別在開放賭權之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最近，澳門博彩業上市公司公布業績，事前股價有不俗升幅，其實也與快將有新一間博彩公司上市有關。一片繁華的澳門，過於依賴博彩娛樂業，經濟結構確有待調整。

中央政府有見及此，年前，國務院已正式批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橫琴島鄰近澳門，據稱相傳古時候有二仙女帶着橫琴下凡大，小孤島，其後被召返天庭，留下橫琴於島上而得名。未來橫琴新區將以合作創新和服務為主題，先行先試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大可與深圳前海互相輝映。

中聯電影《危樓春曉》

詩幻留形
陳智德

由於四月間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看了多齣中聯電影，過去數周我在本欄寫了多篇淺談中聯電影的文章，只是一點觀後感並作為向讀者的推介，如果真要認真討論香港粵語片，還須更嚴謹的分析討論，並非專欄文章可以勝任。五、六十年代香港粵語片也很值得作更仔細的研究，過去，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電影資料館和不少個別學者作了不少功夫，出版了一些評論集、資料集和特刊，包括《粵語戲曲片回顧》、《戰後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粵語文藝片回顧：1950-1968》、「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等，都載有很扎實的論文和資料，討論了許多課題，有助進一步的研討，香港粵語片的研究空間還有很多。

香港國際電影節結束後，香港電影資料館在四月至五月份接續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中聯電影」專題，包括電影播放、展覽和講座，有關中聯電影的話題實在不妨再延續。本欄數周前介紹過《金蘭姊妹》、《我要活下去》、《父母心》、《人倫》和《愛》等影片，這裡還可再談《危樓春曉》，這齣由李鐵執導，余幹之（盧敦和陳雲合用的筆名）編劇的影片，故事骨幹原型來自一本戰前的香港小說，望雲的《人海淚痕》。

電影《危樓春曉》對原着有很大改編，提出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口號，講述同一幢舊樓內的租客故事，包括被開除的教師、失業工人、的士司機、舞女、過氣大班等，是粵語片中「同屋共住」型故事中的經典。《危樓春曉》的拍攝節奏明快，演員演出生動，在今日而言仍是耐看的作品。

《讀者》的奇跡

生活雨絲
吳康民

不說讀者也許不知道，中國西北蘭州出版一本《讀者》期刊，銷路是全國第一，更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每期的銷量達一千萬冊。香港的雜誌能銷上它的千分之一，就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讀者》雜誌創刊在一九八一年，開頭叫《讀者文摘》，和美國的暢銷雜誌《聽說現在不怎麼暢銷了》同名。美國的雜誌《讀者文摘》也有中文版，最早是由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擔任主編。正因為兩雜誌同名，美國的《讀者文摘》認為它觸犯國際版權協定。後來中國的《讀者文摘》改名為《讀者》，三十年來，銷路不衰。

《讀者》遭遇也並不平坦。一九八三年在那股反對精神污染風潮中，被控宣揚資產階級思想，於是要成立專家小組加以審查。也許是甘肅省委當局要保護這本暢銷刊物，省委宣傳部最終肯定了這是「一本好雜誌」，結果該刊挺下來了。

一九九六年，該刊再次被推上輿論風口，又被批評為宣揚親美思想，充滿「小資」情調。「左」風不時勁吹，該刊終於還是頂住了。

該刊的文字是短小精悍，適合人們希望用短時間吸收更多知識的需求。此外，由於改革開放，人們又希望廣泛了解世界各方面的最新知識。這樣，《讀者》靈活而選取國際文化精華的書刊宗旨，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其實，美國的《讀者文摘》的書刊宗旨也是如此。有說美國的這本刊物，並不僅是文摘，而許多文字都是聘請有名望的寫手在該刊首發的。同樣，《讀者》的文字許多也是在該刊首發。

美國的《讀者文摘》很重視推廣發行，多年前我在香港便收到多次該刊的推廣信。《讀者》創刊的時候，印了三萬份，其中一半便寄贈各地的文化館和各大學圖書館，結果在第二年，便有了七萬個訂戶。現在，該刊已在全國多處設立分印點，並在全國建立二千三百個發行點。